

荆川裨編

卷之三
卷之四

内閣文庫
漢書類
三〇九號
六〇冊
五三函

三〇九
六〇
五三
一七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009
冊數	60 (4)
函號	366 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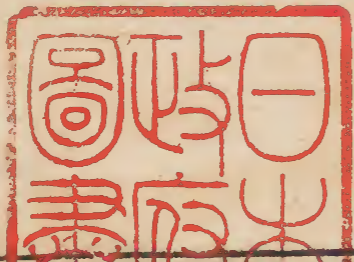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肆

易二

論重卦之人

孔穎達

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又禮緯含文嘉曰
伏犧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
伏犧則而象之乃作八卦故孔安國馬融王肅姚信
等並云伏犧得河圖而作易是則伏犧雖得河圖復
須仰觀俯察以相參正然後畫卦伏犧初畫八卦萬
物之象皆在其中故繫辭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
是也雖有萬物之象其萬物變通之理猶自未備故

因其八卦而更重之卦有六爻遂重爲六十四卦也
繫辭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是也然重卦之人諸
儒不同凡有四說王輔嗣等以爲伏犧重卦鄭玄之
徒以爲神農重卦孫盛以爲夏禹重卦史遷等以爲
文重卦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案繫辭神農之
時已有蓋取益與噬嗑以此論之不攻自破其言神
農重卦亦未爲得今以諸文驗之案說卦云昔者聖
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凡言作者創造之
謂也神農以後便是述脩不可謂之作也則幽贊用
蓍謂伏犧矣故乾鑿度云垂皇策者犧上繫論用蓍

云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旣言聖人作易十
八變成卦明用蓍在六爻之後非三畫之時伏犧用
蓍卽伏犧已重卦矣說卦又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
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
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
易六畫而成卦旣言聖人作易兼三才而兩之又非
神農始重卦矣又上繫云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
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
者尚其占此之四事皆在六爻之後何者三畫之時
未有彖繇不得有尚其辭因而重之始有變動三畫

井ノ利糸 卷之三
不動不得有尚其變操著布爻方用之卜筮著起六爻之後三畫不得有尚其占自然中間以制器者尚其象亦非三畫之時今伏犧結繩而爲網罟則是制器明伏犧已重卦矣又周禮小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明三皇已有書也下繫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既象夬卦而造書契伏犧有書契則有夬卦矣故孔安國書序云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又曰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是也又八卦小成爻象未備重三成六能事畢矣若言重卦起自神農其爲

功也豈比繫辭而已哉何因易緯等數所歷三聖但云伏犧文王孔子竟不及神農明神農但有蓋取諸益不重卦矣故今依王輔嗣以伏犧既畫八卦卽自重爲六十四卦爲得其實其重卦之意備在說卦此不具敘伏犧之時道尚質素畫卦重爻足以垂法後代澆訛德不如古爻象不足以爲教故作繫辭以明之

卦辭作於文王

鄭樵 後同

陸德明曰宓戲因河圖而畫八卦因而重之爲六十四卦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孔子作十翼三聖不

數周公以父統子業也必義初畫八卦之時一卦雖有陰陽之象未必三畫以象三才寫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象乃謂之卦初有三畫猶以爲未足以盡萬物變通之理必重爲六畫而後天下之能事畢矣故曰六爻成卦易緯曰卦者掛也言垂掛物象以示人故謂之卦卦辭亦謂之繫辭言文王繫屬其文辭於逐卦之下亦謂之繇辭繇者抽也言抽出易中吉凶悔吝之事謂之繇易繫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蓋謂文王遭姜里之

拘而作卦耳此卦辭爲文王之明驗也

爻辭作於周公

周公被流言之變而作爻辭故於三百八十四爻各有辭例天地陰陽君臣人事萬物變化之理盡矣爻辭之中如入於穴不速之客來如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如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如鳥焚其巢旅人先咲後號咷搜縻其辭使世人觀之其言若出於無心者實皆至理之所寓特聖人不能遽以告人耳此非周公不能作也爻辭亦謂之繫辭大傳言繫辭者五皆括爻辭爲繫辭謂周公繫屬其辭於逐卦之

下故亦謂之繫辭惟爻辭為周公作故多文王已後
事升之六四王用亨于西山明夷之六五箕子之明
夷彖文曰以蒙大難文王以之既濟之九五東隣殺
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小過之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
郊詳此諸文爻辭作於周公無疑矣

論卦辭爻辭誰作

孔穎達
陳皇

周易繫辭凡有二說一說卦辭爻辭並是文王所作
案繫辭云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
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
王與紂之事耶又乾鑿度云聖皇策者犧卦道演德

者文成命者孔通卦驗又云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
命明道經準此諸文伏犧制卦文王繫辭孔子作十
翼易歷三聖只謂此也故史遷云文王因而演易即
是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鄭學之徒並依此說也二以
為驗爻辭多是文王後事案升卦六四王用亨于岐
山武王克殷之後始追號文王為王若爻辭是文王
所制不應云王用亨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
夷武王觀兵之後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宜豫言箕
子之明夷又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
說者皆云西鄰謂文王東鄰謂紂文王之時紂尚南

面豈容自言已德受福勝殷又欲抗君之國遂言東西相鄰而已又左傳韓宣子適魯見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周公被流言之謗亦得爲憂患也驗此諸說以爲卦辭文王爻辭周公馬融陸績等並同此說今依而用之所以只言三聖不數周公者以父統子業故也案禮稽命徵曰文王見禮壞樂崩道孤無主故說經禮三百威儀三千其三百三千即周公所制周官儀禮明文王本有此意周公述而成之故繫之文王然則易之爻辭亦是文王本意故易緯但言文王也

陳臯曰孔子曰易之興也其當商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以知爻卦之辭皆文王所作也且六十四卦卦辭皆不言文王與紂之事惟直指卦德及吉凶而已獨爻辭有文王與紂之事由是知爻辭亦文王所作非周公也小過小畜云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文王自言已德之未及施也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此文王言紂之不道神必不福之也泰歸妹曰帝乙歸妹帝乙紂之父文王之所君也故文王多引之箕子之明夷亦文王時事也居商之末周德初盛豈非文王時乎若周公之時不得爲衰

世也驗此非周公之事明矣或曰武王克商之後遂
追號文王升卦不當云王用亨于岐山升者將升進
其道此太王順民之心避敵岐山下因以興周之事
也若以周末克商不當號王文王世子武王答文王
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則是文王未崩時
已有君王之稱矣又曰武王觀兵之後箕子始被囚
奴不應豫言箕子之明夷曰箕子聖賢爲紂不用自
晦其明以蒙大難有日矣非因其囚奴而曰箕子之
明夷也又曰文王之時紂尚南面豈容自言已德受
福勝商又欲抗君之國言東西之相鄰耶曰文王自

受命即曰王矣雖紂未滅國人已王之又何疑於相
抗哉當紂之時文王已專征伐既克崇又乘黎矣書
曰惟十有一年大統未集謂文王之十一年也文王
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而曰十一年則是計受
命之年也其曰王自無嫌矣又曰韓宣子適魯見春
秋之法故美周公之德見易象故知周之所以王所
見各別所美又殊安得而釋之哉

文王作易爻辭辨

胡一桂

文獻
後同

馮厚齋解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云箕字蜀本作其
字此繼統而當明傷之時之象其指大君當明傷之

時而傳之子則其子亦爲明夷矣又謂文王作爻辭
移置君象於上六以初登于天後入于地况明夷之
主六五在下而承之明夷之主之子之象也子繼明
夷之治利在於貞明不可以復夷也後世以其爲箕
遂傳會於文王與紂事甚至以爻辭爲周公作而非
文王蓋箕子之囚奴在文王姜里之後方演易時箕
子之明未夷也李隆山深然其說謂班馬只言文王
演卦又曰人更三聖世歷三古止言包犧文王孔子
未嘗及周公也馬融陸績王肅姚信始有周公作爻
辭之說絕不經見孔穎達始引韓宣子見易象與魯

春秋而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爲周公爻辭之
證審爾謂周公作爻辭可也而春秋又將屬之周公
乎此論確矣愚謂以爻辭爲文王作固自有據况夫
子唯曰易之興也當文王與紂之事乎是故其辭危
言辭只說文王未嘗及周公則所謂辭者安知非卦
爻之辭邪愚固已疑之矣然考箕子囚奴誠在文王
姜里之後文王决無預言之理而隨之王用亨于西
山升之王用亨于岐山又誠類太王文王之事夏商
之王未有亨于岐山者朱子解作卜祭山川之義諸
侯祭境内山川亦正二王爲侯時事以此觀之則爻

辭未必果文王所作故謂之作於周公韓宣子見易象之言誠可證也隆山辨魯春秋之說蓋自不曉其義耳宣子本意自說見易象則知周公之德見魯春秋則知周之所以王也周之王猶能為春秋之時之主義甚昭然若厚齋因蜀本其字之誤盡疑天下之本反改而從之尤有所未可前漢趙賓正蜀人解明夷六五箕子為荻茲則蜀本箕字初未嘗作其字况厚齋謂父當暗世而傳子故其子亦為明夷歷考前古惟堯舜老而舜禹攝此乃明德相繼夏商之王未見父在而子立者惟桀紂可當明夷之主其肯遽傳

之子乎馮氏見後世北齊末主前宋徽欽而有是說謂文王作爻辭乃取此義乎爻辭稱帝乙箕子自是一例况明夷箕子之稱又自有夫子彖傳為之證據彖傳利艱貞箕子以之之辭與爻辭箕子之明夷利貞之辭正相應焉可傳會蜀本一字之誤以證爻辭為非周公作哉愚故不能無辨以祛讀者之惑

易文言辨

或疑文言非夫子作蓋以第一節與穆姜之言不異本義以為疑古有此語穆姜稱之夫子亦有取焉得之矣然猶以為疑之初亦未嘗質言之者蓋嘗妄論

之曰若果如或疑則何止文言雖大象亦謂之非夫子作可也何者八卦取象雖多而其要則天地山澤雷木風水雲泉雨火電日今考文王彖辭自震雷之外離雖取象於日而未嘗象火周公文辭自巽木離日之外雖三取兩象亦未嘗專取坎他則未之聞焉至夫子翼易始列八卦之象而六十四卦大象於是乎始各有定屬如是則夫子以前凡引易者不當有同焉可也而左傳所載卜筮之辭多取八物之象此皆在夫子之前而引易以占者如此若然則大象亦謂之非夫子作可也謂夫子已前元有可也謂夫子

作者非也今欲知其果作於夫子而無疑其將何說以證嘗反覆思之而得其說春秋夫子筆削之經也左傳春秋經傳也夫子繫易實在作春秋之前絕筆於獲麟蓋不特春秋之絕筆亦諸經之絕筆也左氏生夫子之後尊信夫子春秋始爲之傳由此觀之謂易有取於左傳乎抑左傳有取於易也又觀其文法要皆左氏之筆而穆姜爲人淫慝迷亂安得自知其過而有此正大之言如棄位而姣等語决知非出於其口如是則四德之說是左氏本文言語作爲穆姜之言明矣至若占辭多取諸八物亦非當時史氏語

實左氏本夫子大象以文之一時不暇詳密遽以夫子所作之象為夫子以前之人之辭也又如國語載司空季子為晉文公占得國之辭又不特取諸八物且有及於坎勞卦之說如是則并與說卦亦謂之非夫子作可乎大抵居今之世讀古聖人書只當以經證經不當以傳證經若經有可疑他經無證闕之可也何況夫子十翼其目可數今乃因傳文反致疑於經可乎愚以是知文言大象真夫子作而左氏所引不足為惑故不得不辨

論繫辭非聖人作

歐陽脩

童子問曰繫辭非聖人之作乎曰何獨繫辭焉文言說卦而下皆非聖人之作而眾說淆亂亦非一人之言也昔之學易者雜取以資其講說而說非一家是以或同或異或是或非其擇而不精至使害經而惑世也然有附託聖經其傳已久莫得究其所從來而覈其真偽故雖有明智之士或貪其雜博之辯溺其富麗之辭或以為辨疑是正君子所慎是以未始措意於其間若余者可謂不量力矣邈然遠出諸儒之後而學無師授之傳其勇於敢為而決於不疑者以聖人之經尚在可以質也童子曰敢問其畧曰乾之

初九曰潛龍勿用聖人於其象曰陽在下也豈不曰
其文已顯而其義已足乎而爲文言者又曰龍德而
隱者也又曰陽在下也又曰陽氣潛藏又曰潛之爲
言隱而未見繫辭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
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
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其言
天地之道乾坤之用聖人所以成其德業者可謂詳
而備矣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者是其義盡於
此矣俄而又曰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
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又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

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又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其德
行常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其德行常簡以
知阻繫辭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者謂六爻而兼
三才之道也其言雖約其義無不包矣又曰易之爲
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
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而論卦又
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
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
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繫辭曰聖人設卦
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又曰辨吉凶者存乎辭又曰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
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又曰易有四象所以
示也繫辭焉以盡其言其說雖多要其旨歸止於繫
辭明吉凶耳可一言而足也凡此數說者其畧也其
餘辭雖小異而大旨則同者不可以勝舉也謂其說
出於諸家而昔之人雜取以釋經故擇之不精則不
足怪也謂其說出於一人則是繁衍叢脞之言也其
遂以爲聖人之作則又大繆矣孔子之文章易春秋
是已其言愈簡其義愈深吾不知聖人之作繁衍叢
脞之如此也雖然辨其非聖之言而已其於易義尚

未有害也而又有害經而惑世者矣文言曰元者善
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
也是謂乾之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
性情也則又非四德矣謂此二說出於一人乎則殆
非人情也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所謂圖
者八卦之紋也神馬負之自河而出以授於伏犧者
也蓋八卦者非人之所爲是天之所降也又曰包犧
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
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
卦然則八卦者是人之所爲也河圖不與焉斯二說

者已不能相容矣而說卦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
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
而立卦則卦又出於蓍矣八卦之說如是是果何從
而出也謂此三說出於一人乎則殆非人情也人情
常患自是其偏見而立言之士莫不自信其欲以垂
乎後世惟恐異說之攻之也其肯自爲二三之說以
相抵牾而疑世使人不信其書乎故曰非人情也凡
此五說者自相乖戾尚不可以爲一人之說其可以
爲聖人之作乎童子曰於此五說亦有所取乎曰乾
無四德而洛不出圖書吾昔已言之矣若元亨利貞

則聖人於彖言之矣吾知自堯舜已來用卜筮爾而
孔子不道其初也吾敢妄意之乎童子曰是五說皆
無取矣然則繁衍叢脞之言與夫自相乖戾之說其
書皆可廢乎曰不必廢也古之學經者皆有大傳今
書禮之傳尚存此所謂繫辭者漢初謂之易大傳也
至後漢已爲繫辭矣語曰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
滕薛大夫也繫辭者謂之易大傳則優於書禮之傳
遠矣謂之聖人之作則僭僞之書也蓋夫使學者知
大傳爲諸儒之作而敢取其是而捨其非則三代之
末去聖未遠老師名家之世學長者先生之餘論雜

於其間者在焉未必無益於學也使以為聖人之作不敢有所擇而盡信之則害經惑世者多矣此不可不辨也吾豈好辨者哉童子曰敢問四德曰此魯穆姜之所道也初穆姜之筮也遇艮之隨而為隨元亨利貞說也在襄公之九年後十有五年而孔子始生又數十年而始贊易然則四德非乾之德文言不為孔子之言矣童子曰或謂左氏之傳春秋也竊取孔子文言以上附穆姜之說是左氏之過也然乎曰不然彼左氏者胡為而傳春秋豈不欲其書之信於世也乃以孔子晚而所著之書為孔子未生之前之

說此雖甚愚者之不為也盖方左氏傳春秋時世猶未以文言為孔子作也所以用之不疑然則謂文言為孔子作者出於近世乎童子曰敢問八卦之說或謂伏羲已授河圖又俯仰於天地觀取於人物然後畫為八卦爾二說雖異會其義則一也然乎曰不然此曲學之士牽合傳會以苟通其說而遂其一家之學爾其失由於妄以繫辭為聖人之言而不敢非故不得不曲為之說也河圖之出也八卦之文已具乎則伏羲授之而已復何所為也八卦之文不具必須人力為之則不足為河圖也其曰觀天地觀鳥獸取

於身取於物然後始作八卦蓋始作者前未有之言也考其文義其創意造始其勞如此而後八卦得以成文則所謂河圖者何與於其間哉若曰已授河圖又須有爲而立卦則觀於天地鳥獸取於人物者皆備言之矣而獨遺其本始所授於天者不曰取法於河圖此豈近於人情乎考今繫辭二說離絕各自爲言義不相通而曲學之士牽合以通其說而悞惑學者其爲患豈小哉古之言僞而辨順非而澤者殺無赦嗚呼爲斯說者王制之所宜誅也童子曰敢問生著立卦之說或謂聖人已畫卦必用著以筮也然乎

曰不然考其文義可知矣其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者謂始作易時也又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著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者謂前此未有著聖人之將作易也感於神明而著爲之生聖人得之遂以倚數而立卦是言昔之作易立卦之始如此爾故漢儒謂伏犧畫八卦由數起者用此說也其後學者知幽贊生著之恠其義不安則曲爲之說曰用生著之意者將以救其失也又以卦由數起之義害於二說則謂已畫卦而用著以筮欲牽合二說而通之也然而考其文義豈然哉若曰已

作卦而用著以筮則大衍之說是已大抵學易者莫不欲尊其書故務爲竒說以神之至其自相乖戾則曲爲牽合而不能通也童子曰敢請益曰夫諭未達者未能及於至理也必指事摠迹以爲言余之所以知繫辭而下非聖人之作者以其言繁衍叢脞而乖戾也蓋略舉其易知者爾其餘不可以悉數也其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又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云者質於夫子平生之語可以知之矣其曰知者觀乎彖辭則思過半矣又曰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云者以常人之情而推聖人可

以知之矣其以乾坤之策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而不知七八九六之數同而乾坤無定策此雖筮人皆可以知之矣至於何謂子曰者講師之言也說卦雜卦者筮人之占書也此又不待辨而可以知者然猶皆迹也若夫語以聖人之中道而過推之天下之至理而不通則思之至者可以自得之童子曰旣聞命矣敢不勉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三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四

易三

周易畧例

王弼

明彖夫彖者何也統論一卦之體明其所由之主者也夫衆不能治衆治衆者至寡者也夫動不能制動制天下之動者貞夫一者也故衆之所以得咸存者主必致一也動之所以得咸運者原必無二也物无妄然必由其理統之有宗會之有元故繁而不亂衆而不惑故六爻相錯可舉一以明也剛柔相乘可立主以定也是故雜物撰德辯是與非則非其中爻莫

荆川雜錄卷之三

之備矣故自統而尋之物雖衆則知可以執一御也由本以觀之義雖博則知可以一名舉也故處璇璣以觀大運則天地之動未足怪也據會要以觀方來則六合輻輳未足多也故舉卦之名義有主矣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夫古今雖殊軍國異容中之爲用故未可遠也品制萬變宗主存焉彖之所尚斯爲盛矣夫少者多之所貴也寡者衆之所宗也一卦五陽而一陰則一陰爲之主矣五陰而一陽則一陽爲之主矣夫陰之所求者陽也陽之所求者陰也陽苟一焉五陰何得不同而歸之陰苟隻焉五陽何得不同

而從之故陰爻雖賤而爲一卦之主者處其至少之地也或有遺爻而舉二體者卦體不由乎爻也繁而不憂亂變而不憂惑約以存博簡以濟衆其唯彖乎亂而不能惑變而不能渝非天下之至賾其孰能與於此故觀彖以斯義可見矣

明文通變夫爻者何也言乎變者也變者何也情偽之所爲也夫情偽之動非數之所求也故合散屈伸與體相乖形躁好靜質柔愛剛體與情反質與願違巧歷不能定其算數聖明不能爲之典要法制所不能齊度量所不能均也爲之乎豈在夫大哉陵三軍

者或懼於朝廷之儀暴威武者或困於酒色之娛近
不必比遠不必乖同聲相應高下不必均也同氣相
求體質不必齊也召雲者龍命呂者律故二女相違
而剛柔合體隆墀永歎遠壑必盈投戈散地則六親
不能相保同舟而濟則胡越何患乎異心故苟識其
情不憂乖遠苟明其趣不煩疆武能說諸心能研諸
慮睽而知其類異而知其通其唯明爻者乎故有善
邇而遠至命宮而商應脩下而高者降與彼而取此
者服矣是故情偽相感遠近相追愛惡相攻屈伸相
推見情者獲直往則違故擬議以成其變化語成而

後有格不知其所以為主鼓舞而天下從見乎其情
者也是故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
通乎晝夜之道而無體一陰一陽而無窮非天下之
至變其孰能與於此哉是故卦以存時爻以示變
明卦適變通爻夫卦者時也爻者適時之變者也夫
時有否泰故用有行藏卦有小大故辭有險易一時
之制可反而用也一時之吉可反而凶也故卦以反
對而爻亦皆變是故用無常道事無軌度動靜屈伸
唯變所適故名其卦則吉凶從其類存其時則動靜
應其用尋名以觀其吉凶舉時以觀其動靜則一體

之變由斯見矣夫應者同志之象也位者爻所處之象也承乘者逆順之象也遠近者險易之象也內外者出處之象也初上者終始之象也是故雖遠而可以動者得其應也雖險而可以處者得其時也弱而不懼於敵者得所據也憂而不懼於亂者得所附也柔而不憂於斷者得所御也雖後而敢爲之先者應其始也物競而獨安靜者要其終也故觀變動者存乎應察安危者存乎位辯逆順者存乎承乘明出處者存乎外內近遠終始各存其會辟險尚遠趣時貴近比復好先乾壯惡首明夷務闇豐尚光大吉凶有

時不可犯也動靜有適不可過也犯時之忌罪不在大失其所適過不在深動天下滅君主而不可危也侮妻子用顏色而不可易也故當其列貴賤之時其位不可犯也遇其憂悔吝之時其介不可慢也觀爻思變變斯盡矣

明象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言主于象故可尋言以觀象象主於意故可尋象以觀意意以象盡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猶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

筌也然則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於意而存象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於象而存言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則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盡意而象可忘也重畫以盡情而畫可忘也是故觸類可爲其象合義可爲其徵義苟在健何必馬乎類苟在順何必牛乎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牛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而或者定馬於乾案文責卦有馬無乾則僞說滋蔓難可紀矣互體不足遂及卦變變

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彌甚縱復或值而義無所取蓋存象忘意之由也忘象以求其意義斯見矣

辯位案象无初上得位失位之文又繫辭但論三五二四同功異位亦不及初上何乎唯乾上九文言云貴而无位需上六云雖不當位若以上爲陰位邪則需上六不得云不當位也若以上爲陽位邪則乾上九不得云貴而无位也陰陽處之皆云非位而初亦不說當位失位也然則初上者是事之終始无陰陽定位也故乾初謂之潛過五謂之无位未有處其位

而云潛上者位而云无者也歷觀衆卦盡亦如之初
 上无陰陽定位亦以明矣夫位者列貴賤之地待才
 用之宅也爻者守位分之任應貴賤之序者也位有
 尊卑爻有陰陽尊者陽之所處卑者陰之所履也故
 以尊爲陽位卑爲陰位去初上而論位分則三五各
 在一卦之上亦何得不謂之陽位二四各在一卦之
 下亦何得不謂之陰位初上者體之終始事之先後
 也故位无常分事无常所非可以陰陽定也尊卑有
 常終始无常主故繫辭但論四爻功位之通例而
 不及初上之定位也然事不可無終始卦不可無六

爻初上雖無陰陽本位是終始之地也統而論之爻
 之所處則謂之位卦以六爻爲成則不得不謂之六
 位時成也

論初上

陸秉義海

畧例言初上無定位斯得其言未得其象也夫六位
 者六虛之所存剛柔相易便爲陰陽吉凶之物然位
 有得中違中之間故五得中而多功三違中而多凶
 二得中而多譽四逼中而多懼初則遠而居下上則
 過而踰極是以剛柔取之更相爲物如乾之上九乃
 獨陽之爻亢極失中宜曰无位而有悔也若需之上

六居獨陰之地踰中履險故云雖不當位亦其宜矣
 本末無常吉凶從類豈有定乎大率二與四非專為
 陰三與五非專六位次第之序但二與五得中三與
 四遠中雖皆在有為之地履進退之著誠有貴賤遠
 近而多功多凶多譽多懼也二既多譽則初為事始
 未甚有為雖或無譽其於多懼也必且有間矣三之
 多凶既其有為則上之踰極雖不為物制其於多凶
 也抑亦有是焉五既得中又居尊盛之位有為之貴
 莫尚於斯其為多功不亦宜乎若初與上夫子所以
 不論者舉四位以類推之斯可知矣

論初上無陰陽定位

全君卿 義海

乾之初九易陽之位但陽德未亨藏其用爾故謂之
 潛上九易陰之位但以亢陽非君之位故云無位需
 之上六以一陰居卦之極履非君位而為三陽之主
 故云雖不當位非謂無陰陽定位輔嗣但以乾需二
 卦觀之故謂諸卦初上皆無陰陽定位又其辯位之
 說直以卦下之爻為陰卦上之爻為陽此又失之遠
 矣夫陰陽本位但以數而言初三五本奇數乃陽之
 定位也二四六本偶數乃陰之定位也至于揲卦爻
 以時成或動而之變符老陰老陽少陰少陽剛柔之

體各乘其時而來居其位得君臣父子夫婦賓主之象故其間有陰陽得其本位者或有以陰居陽以陽居陰者或有為卦之主而非君位者或有得君位而非為一卦之主者故象有失位得位之文惟初上是卦體之始末非居中得正之位爾若下繫之三章云六爻相雜惟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辯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次章始有三與五二與四同功異位之說是亦先論初上之位矣亦不言无位也又繫辭云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若只以居中

四爻為有位耶則三才之位缺而不備矣又說卦云易六位而成章文言云六位時成既有六位之說而顧云無位未知其可也

讀易私言

許衡 本集

初初位之下事之始也以陽居之才可以有為矣或恐其不安於分也以陰居之不患其過越矣或恐其懦弱昏滯不足以趨時也四之應否亦類此義無應則或無應於弱有應則或傷於躁坎無應而順有應皆凶之類也大抵柔弱則難濟剛健則易行故諸卦柔弱而致凶者其數居多豫坎恒困未濟剛健而致凶者惟頤大壯夬而已若總言之居初

者易貞居上者難貞易貞者由其所適之道多難貞者以其所處之位極故六十四卦初爻多得免咎而上每有不可救者始終之際其難易之不同蓋如此艮六居初者凡八陰柔處下而其性好止故在謙則合時義而得吉在咸則感未深而不足進也以是才居遜則後於人而有厲然位卑力弱又不若不往之為愈也蹇之時險在前也止而不往自有知幾之譽勉於進則陷乎險也艮以止於初為義故但戒以利求貞漸之才宜若此也雖小子有言於義何咎旅雖有應而不足援也斯其所以瑣乎瑣乎小過宜乎下而反

應於上斯其有飛鳥之凶乎柔弱之才大率不宜動而有應動而有應則應反為之累矣謙最吉小過最凶坤六居初者凡八坤柔順處下其初甚微而其積甚著故其處比與否之初也皆獲吉豫有應在上是動於欲而不安其分也凶亦宜乎

三二與四皆陰位也四雖得正而猶有不中之累况不得其正乎二雖不正而猶有得中之美况正而得中者乎四近君之臣也二遠君之臣也其勢又不同此二之所以多譽四之所以多懼也二中位陰陽處之皆為得中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謂其才若

此故於其時義為易合時義既合則吉可斷矣究而
言之凡陽本吉凡陰本凶陽雖吉不得其正則害乎
吉矣得正矣不及其中亦未保其吉也必當位居中
能趨時義然後其吉乃定陰雖本凶不失其正則緩
其凶矣正矣或能居中猶可免其凶也必也不正不
中悖於時義其凶乃定故陽得位得中其吉多焉陰
失位失中其凶多焉要其終也合於時義則無不吉
悖於時義則無不凶也大矣哉時之義乎

乾九二九剛健之才也而承乘又剛健是剛健之至
也處陰得中有溥博淵泉時出之義臣才若此其於
職位蓋綽綽然有餘裕矣夫剛健則有可久之義得
中則有適時之義兼是二者雖無應可也况六五虛
中以待已者乎此八卦所以無悔吝而有應者尤為
美也

兌九二兌之九二剛而得中也雖上承於柔邪不足
為累此以得中之義為勝也獨節之為卦自有中義
所不足者正而已今既不正矣其何以免於凶乎
巽九二兌之中以剛為說巽之中以剛為入皆有才
適用之臣也然兌務於上上一陰為主巽務於下下一陰為主
其勢有所不同如井之義貴於上行也而九二無應

狗已才而下之違時拂義人莫肯與以谷射甕散取象其亦宜乎

坎九二下柔險之始也上柔險之極也而已以剛陽之才獨處中焉是已無賴於彼而彼有待於已也加以至尊應之則險道大行不爾則幾於困矣大率有應而道行則以貞幹之義爲重無應而處中則以須守之義爲重錯舉而言則卦才皆備焉

坤六二否之時不爲窮厄所動豫之時不爲逸欲所牽非安於義分者莫能也坤六二居中履正且又靜而順焉宜其處而無敗也雖然創物兼人陽之爲也

柔順貞靜陰之德也以陰之德而遇剝觀則剝傷於柔而觀失於固矣夫何故時旣不同義亦隨異此六爻所以貴中正而中正之中又有隨時之義也

震六二六二陰柔而在動體雖居中履正然下乘剛陽成卦之主其勢不得安而處也非惟其勢不得安而處揆其資性亦不肯安其處也或上應或下依有失得之辯焉復無應而下仁吉之道也過此則違道而非正矣順隨益之時方受彼也上下之來又何患焉无妄之世方存誠也或應或依祗足爲累他卦皆不以乘剛之義爲重也屯震噬嗑大率處則乘剛動

有得失非坤二柔中之比也

艮六二以剛處上以柔處下尊卑之勢順也艮之大體既備此象矣而六二又承剛履柔居中得正宜其處諸卦而無過也雖然柔止之才動拘禮制若當大有為之時則有不可必者故在蹇未能濟處艮莫能止究其用心忠義正直終不可以事之成否為累也離六二初與三剛而得正皆有為之才也然其明照各滯一偏唯六二中正見義理之當然而其才幹有不逮其明矣甚矣才智之難齊也得有應於上則明有所附矣然非剛之善用明實明之能自用也大抵

以剛用明不若以明用剛之為順故八卦應五附三其勢畧等而離之六五有應於下者為最美也

三卦爻六位唯三為難處蓋上下之交內外之際非平易安和之所也故在乾則失於剛暴在坤則失於柔邪震動而無恒巽躁而或屈離與艮明止繫於一偏坎與兌險說過極皆凶之道也然乾之健雖不中猶可勝任坤之順雖不正猶能下人二者之凶比他爻為少緩若夫坎之與兌以陰處陽以柔乘剛不中不正悖忤時義其為凶也切矣是知乾坤為輕坎兌為重總而論之亦曰多凶而已矣

乾九三過剛而不中難以與義適然以其有才也故
諄諄爲戒命之曰夕惕曰敬慎曰艱貞庶乎有可免
者不然則用所偏而違乎義矣凶其可逃乎

四四之位近君多懼之地也以柔居之則有順從之
美以剛居之則有僭逼之嫌然又須問居五者陰邪
陽邪以陰承陽則得於君而勢順以陽承陰則得於
君而勢逆勢順則無不可也勢逆則猶忌上行上行
則凶咎必至離之諸四皆是也震則四爲成卦之主
才幹之臣也是動而知戒是以有補過之道以陽乘
陽以陰乘陰皆不得於君也然陽以不正而有才陰

以得正而無才故其勢不同有才而不正則貴於寡
欲故乾之諸四例得免咎而隨之四夫之四有凶悔
之辭焉無才而得正則貴乎有應故艮之諸四皆以
有應爲優無應爲劣獨坤之諸四能柔順處之雖無
應援亦皆免咎此又隨時之義也

乾九四九而居四勢本不順然以其健而有才焉故
不難於趨義又上卦之初未至過極故多爲以剛用
柔之義以剛而用柔是有才而能戒懼也有才而能
戒懼雖不正猶吉也

兌九四處下而說則有樂天之美處上而說則有慕

辨八和終一者之四
爵之嫌初九雖無應猶可也九四雖有應尚多戒辭也然以剛說之才易得勝任故有應者無不吉而無應者亦有勉之之道云

離九四陽處近君而能保其吉者以其有才而敬慎故也火性上炎動或躁急非惟不順君之所用且反為君之所忌也恣橫專逼鮮有不禍及唯噬嗑之去間睽離之相保與羈旅而親寡之時取君義為甚輕故其所失亦比他爻為甚緩究而言之固非本善之才也

震九四離之成卦在乎中故以中為美震之成卦在乎下故以下為貴若是則震之九四乃才幹之臣也君之動由之師之動亦由之其功大矣其位已逼然而卒保無禍者何哉蓋震而近君有戒慎恐懼之義以陽處陰有體剛用柔之義持是術以往其多功而寡過也宜乎雖然功大位逼而不正不可以久居其所也久居其所則勲德反下此恒之所以戒於田無禽歟

巽六四陰柔之質自多懼也順入之才能承君也是而處每堪其任故八卦皆無凶悔之辭
坎六四其以陰柔得位而上承中正之君畧與巽同

然又有險之性焉以此處多懼之地則宜矣故八卦亦無凶悔之辭一作陰承陽其勢已順而其才質且能周還曲折不違於正道是宜處多

懼而无咎也

艮六四以柔止之才承柔止之君雖已身得正而於君事則有不能自濟者必藉剛陽之才而後可以成功故離九應之則終得婚媾震九應之則顛頤獲吉至于止乾之健納兌之說皆可成功而有喜不爾處剥見凶處蒙蠱見吝矣艮以能止為義能止其身則无咎可也

坤六四坤之六四不問有應與否皆無凶咎蓋為臣

之道大體主順不順則無以事君也

五五上卦之中乃人君之位也諸爻之德莫精於此故在乾則剛健而斷在坤則重厚而順未或有先之者至於坎險之孚誠離麗之文明巽順於理艮篤於實皆首出乎庶物不問何時克濟大事傳謂五多功者此也獨震忌強輔兌比小人於君道未善觀其戒之之辭則可知

乾九五剛健中正處得君位不問何時皆無悔吝惟履之剛決同人之私睚不合君道故有厲有號咷也兌九五下履不正之強輔上比柔邪之小人非君之

善道也然以其中正也故下有忌而可勝上有說而可決大哉中正之爲德也

離六五強輔強師而六以文明柔中之才而麗之悔可忘也事可濟也然更得九二應之爲貴故大有睽鼎未濟皆吉而他卦止以得位得中而免耳

震六五九四陽剛不正之臣爲動之主而六五以柔中乘之其勢可嫌也得九二剛中應之其勢頗振動故恒大壯解歸妹比他卦爲優而豐之二五以明動相資故其辭亦異焉勝於豫震小過之無應也

巽九五以巽處中正又君臣相得而剛柔相濟相得

則無內難相濟則有成功不待於應自可无咎應則尤爲美也

坎九五以剛陽之才處極尊之位中而且正可以有爲也然適在險中未能遽出故諸卦皆有須待之義夫能爲者才也得爲者位也可爲者時也有才位而無其時唯待爲可待而至於可則无咎矣

艮六五君輔皆柔且無相得之義本不可有爲也以六有靜止得中之才上依而下任也故僅能成功然非可大有爲也更或無應是不得於臣又不得於民於君道何取焉

坤六五坤六居五雖不當位然柔順重厚合於時中
有君人之度焉得九二剛中應之則事乃可濟故師
泰臨升或吉或无咎而他卦則戒之之辭為尤重蓋
陰柔之才不克大事且鮮能永貞故也

上上事之終時之極也其才之剛柔內之應否雖或
取義不一然終莫及上與終之重也是故難之將出
者則指其可由之方否解困渙未濟事之既成者則
示以可保之道蠱无妄順家人萃漸才適時甚是貴

也隨離臨艮時過適則難與行也乾坤小畜泰節中

孚大過恒益艮兌小過既濟義之善或不勸則直

云其吉也

大有剝大畜遯睽鼎

勢之惡或不可解則

但言其凶也

屯訟比噬嗑復坎明夷夬歸妹豐旅巽

小過既濟

有始不得志而終無悔吝者

同人姤

有始

賢其欲而終有禍敗者

萃旅

因其偏而用者才可尚

也

晉升

反其常而動者事已窮也

師謙賁損

質雖

不美而冀其或改焉則猶告之

大壯益震節

位雖處

極而見其可行焉則亦與之

需蹇

艮有成終之義故

八卦皆善

蒙蠱賁剝大畜頤損艮

履係於所履觀係

於所生吉凶不敢主言也大抵積微而盛過盛而衰
有不可變者有不能不變者六爻教戒之辭唯此為

最少大傳謂其上易知豈非事之已成乎

易總論

王弼

乾坤成列震巽始出坎離居中艮兌在末制用之名也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相逮寫載之形也形以寫載爲象名以觀象爲義故象者意之跡而名者象之爲也夫卦以應時治亂時也爻以適時變通時也世有解蹇故功有利害時有濟否故業有變通是以大人君子虎豹其變而通之以盡利也靜則象潛龍以遁世動則宜在田以見德巨則彌綸天地之外細則曲成秋毫之內物無不麗乎理事無不

由乎道道義之門於斯乎存故二五多功三四多凶違世惡變適時貴中大畜尚積明夷好昧豫損在進謙益在退爲之有才用之有時得失有地進退有司不誣也夫動得所感雖獨不懼靜得所恒雖雜不著故卦有幽明治亂之象也爻有內外貴賤之象也位有剛柔靜躁之象也感不以義雖邇而不可懷也應必以理雖遠而不可棄也剛未必勝失所據也柔未必危得所御也夫適時之變不在多筭合世之功不待傳救統之有宗理之有主善從事者司契而已故言易知行易從也

夫豕者何也統其二象之材以言乎卦斷者也卦有
晦明則爻有陰陽之義位有剛柔故才有靜躁之宜
二五多譽卦之宗也三四多懼爻失中也苟獲其中
雖弱必治苟非其正雖強必災是以大有六五柔非
其體在卦之宗雖柔猶吉同人九三剛得其位非爻
之中雖剛猶危強而失正則強不足安弱而得中則
弱不足患東鄰百勝而亳社斯表周雖陶穴而有汝
墳自此觀之斷可識矣知其斷者明乎豕者也是故
上天下澤謂之履此稱物而言者也見險而止謂之
蹇此度時而言者也是故義有通塞則事形于出處

才有躁靜則 見其語默若困之有言不信乖於時
者也節之不出門庭違於出者也違世之怨怨不在
細乖時之宜咎不在大匪言之難處言難也匪行之
易知行易也是故雖物之雜而中爻備其義焉雖象
之衆而斷辭具其材焉必材之具名不患寡必義之
備爻不待衆卦之德乾名雖約也而六龍爲之御天
品物爲之流形位之在五爻雖一也而天下爲之感
應羣體爲之致用靜言其要要在乎豕明者以之大
觀其思豈云故哉
夫象者何也總言一卦之體因外物以設名者也聖

人有以見天下之至賾而擬諸其形容大則包天地以貞觀小則備萬物以取類是故言不足多言有遺也象不足異象有外也忘跡者行之適也舍物者神之全也外其象以求志而理可見矣遺其言以觀象而事可察矣夫責言者則以文害志而有象者則以物妨情情之所適若循環之無窮理之所生若轉圓之無方千變可爲之圖萬物可爲之容觸類而長之備物而象之斯可以觀意爲足不可以審象爲善也故或相傾以辯或相危以亂此貴口者之累也不爲月辰錯順之候正求星曆妖異之占此存象者之貴

也獨不聞聖人之言邪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聖人之言旣自如斯分別明白可謂無外矣而好事者方始爲之辭焉卦有震坎之象爻又有離雷震百里諸侯上公之位也積爻累象有似高墉坎爲弓輪又爲隱伏離爲龍鳥又爲戈兵兵而隱伏藏器之象兵及飛鳥獲之之義難者猶嫌其濶畧射必假手而良象於類不通專自疑惑則彼說滋章聖人攻乎異端而誣罔始興迷誤

後昆其游孔門不觀其議也

夫體義者在乎象變通者存乎爻大人者形與萬物接神與造化偕入則乘潛龍出則乘飛龍遠以觀道邇以瞻噐其數無軌而不可既也君子者健以行志非以神明變通者也故自強不息以行其志君子之道也唯可與於健之體義而未可與於健之變通也故於象稱君子舉其體義者也於爻稱大人敘其變通者也或有在爻而稱大人者義則盡於象故也若離之為明其何不昭變而通之無所不造故其象云大人繼明照于四方也或有在爻而稱大人者義有

待於變故也若否卦全說君子避難不榮於祿與時通塞可以適否而安其身未足以兼善天下在否而休也惟大人為能休天地之否達濟凝滯開闢幽門斯謂變否而亨者也故六二云大人否亨而九五云大人休否也夫象贍而爻不足者離卦之類是也義盡於象而不待于爻也爻備而象不具者否卦之類是也象所未盡而待爻以備也故象以體示而爻以變明存斯以考其義則窮通之旨顯而開塞之塗見矣

夫彖者全論一卦之體而象者各舉一爻之義一卦

所無世之遺也爻或有焉才之所生也故才生於世
所不足觀其逆順以定得失之占察其乖合以明休
咎之徵若小畜卦稱密雲不雨而上九爻云既雨既
處在於不雨之時而獨以能雨爲德者存乎物之所
欲也若履卦稱履虎尾不啞人亨而六三爻云履虎
尾啞人凶在於履亨之時而獨以見啞爲凶者存乎
衆之所忌也夫負世之才雖小無易適時之望雖大
無難是以君子洗心知終將有爲也問焉而動每居
其適斯可以旁通而無際矣

夫神以知來來無方也智以藏徃徃有常也物有常
然猶方之有所止數無常體猶圓之無所窮故著之
變通以設神之象也卦別爻分辭有典常智之類也
智有所止可以多識前言徃行神無所窮可以逆照
來事之會故著圓以象神卦方以象智也

周易正義序

孔穎達

夫易者象也爻者效也聖人有以仰觀俯察象天地
而育羣品雲行雨施效四時以生萬物若用之以順
則兩儀序而百物和若行之以逆則六位傾而五行
亂故王者動必則天地之道不使一物失其性行必
協陰陽之宜不使一物受其害故能彌綸宇宙酬酢

神明宗社所以無窮風聲所以不朽非夫道極玄妙孰能與於此乎斯乃乾坤之大造生靈之所益也若夫龍出於河則八卦宣其象麟傷于澤則十翼彰其用紫質九聖時歷三古及秦亡金鏡未墜斯文漢理珠囊重興儒雅其傳易者西都則有丁孟京田東都則有荀劉馬鄭大體更相祖述非有絕倫唯魏世王輔嗣之注獨冠古今所以江左諸儒竝傳其學河北學者罕能及之其江南義疏十有餘家皆辭尚虛玄義多浮誕原夫易理難窮雖復玄之又玄至于垂範作則便是有而教有若論住內住外之空就能就所

之說斯乃義涉于釋氏非為教於孔門也既背其本又達於注至若復卦云七日來復竝解云七日當為七月謂陽氣從五月建午而消至十一月建子始復所歷七辰故云七月今案輔嗣注云陽氣始剝盡至來復時凡七日則是陽氣剝盡之後凡經七日始復但陽氣雖建午始消至建戌之月陽氣猶在何得稱七月來復故鄭康成引易緯之說建戌之月以陽氣既盡建亥之月純陰用事至建子之月陽氣始生隔此純陰一卦卦主六日七分舉其成數言之而云七日來復仲尼之緯分明輔嗣之注若此康成之說遺

辨八經卷之四
跡可尋輔嗣注之於前諸儒背之於後考其義理其
可通乎又蠱卦云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輔嗣注云甲
者創制之令又若漢世之時甲令乙令也輔嗣又云
令洽乃誅故後之三日又巽卦云先庚三日後庚三
日輔嗣注云申命令謂之庚輔嗣又云甲庚皆申命
之謂也諸儒同於鄭氏之說以爲甲者宣令之日先
之三日而用辛也欲取改新之義後之三日而用丁
也取其丁寧之義王氏注意本不如此而又不顧其
注妄作異端今既奉勅刪定考察其事必以仲尼爲
宗義理可詮先以輔嗣爲本去其華而取其實欲使

信而有徵其文簡其理約寡而制衆變而能通仍恐
鄙才短見意未周盡謹與博士馬嘉運助教趙乾叶
等對共參議詳其可否爲之正義凡十有四卷庶望
上裨聖道下益將來故序其大畧附之卷首爾

七日來復之義

考索

孔穎達曰王弼注謂陽氣始剥盡至來復時凡經七
日其注分明如褚氏莊氏竝云五月一陰生至十一
月一陽生凡七月而云七日不云月者欲覘陽長湏
速故變月言日今輔嗣云剥盡至來復是從盡至來
復經七日也若從五月言之何得云始盡也又臨卦

亦是陽長而言八月今復卦亦是陽長何以獨變月而稱七日觀注之意必謂不然亦用易緯六日七分之義同鄭康成之說案易緯稽覽圖云卦氣起中孚故離坎震兌各主一方其餘六十卦卦有六爻爻別主一日凡主三百六十日餘有五日四分日之一又每日分爲八十分五日分爲四百分四分日之一又爲二十分是四百二十分六十卦分之六七四十二卦別各得七分是每卦得六日七分也剥卦陽氣之盡在於九月之末十月當純坤用事坤卦有六日七分坤卦之盡則復卦陽來是從剥盡至陽氣來復隔

也坤之一卦六日七分舉成數言之故輔嗣言凡七日也

胡旦曰九月爲剥是陽氣之極盛至十一月則一陽之氣潛復于黃鍾之宮以再生萬物而萬物得其亨通亦猶君子時有否泰始爲小人之所剥及其得位發事業于天下其道大通矣陽氣消剥至此凡歷七爻故謂之七日蓋日爲陽聖人政見陽道來復之速故以七日言之

王昭素曰注疏竝違夫子之義序卦云物不可以終盡剥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以此卦不剥盡也况剥

上九有一陽取碩果之象碩果則不剝盡矣坤爲十月卦十月純陰用事猶有陽氣在內故薺麥先生直至坤卦之末尚有龍戰之象龍亦陽也假此運有剝喪之時則商王受剝喪元良賊殺諫輔乃至億兆夷人離心離德當此之時豈無西伯之聖箕子之賢乎則賴陽氣必無剝盡之理矣

胡旦曰夫積陽則萎凝冰則壯男老則弱女壯則雄故薺草死於始夏薺麥生於孟冬數已盡而氣存時已極而物反天地之常理陰陽之本性陰之極有龍戰之災故剝盡則復窮上反下皆正理也言窮者剝之盡也言反者復之初也何則西伯箕子非剝喪之人哉昭素未之辯也

朱震曰陰剝陽盡而成坤陰極陽反而成復天之行也以時言之九月剝十月坤十一月復以理言之陽無剝盡之理故坤之上六龍戰于野爲其嫌於無陽也上六則十月也說卦曰乾西北方之卦也西北方亦十月也序卦曰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剝非特此也五月一陰生其卦爲姤積而成坤故坤下有伏乾十一月一陽生其卦爲復積而成乾故乾下有伏坤反復相明以見生生無窮之意蓋書

不盡言言不盡意天地陰陽不可以一言盡故也王
胡達序卦之義而未盡說卦變卦之妙是以其論數
若此然各有所長不可掩也

王昭素曰注云至來復時凡七日注用凡字取七日
之義卽約酌而已然未見指歸疏引易緯六日七分
坤卦之盡則復卦陽來疏文此說未見雅當六日七
分是六十四卦分配一歲中之時日之數今復卦是
乾坤二卦陰陽反復之義疏若實用六日七分以爲
坤卦之盡復卦陽來則十月之節終一陽便來也不
得到冬至之日矣據其節終尚去冬至十五日則卦

七日之義難用易緯之數矣

胡旦曰西漢京房以卦氣言事皆有效驗東都郎顛
明六日七分之學最爲精妙夫卦之爻則實數也歲
之日則虛數也歲月不盡之日積而爲閏則加算焉
六日七分實數也三百六十五日有餘焉故算而爲
閏昭素言從十月終至冬至尚有十五日未明歲月
之積閏術數之精妙也惜乎緯文喪矣京房之言學
者難知惟憑臆說後生穿鑿罕得師資是以紛然而
致論也

朱震曰昭素於九月剝十月坤十一月復而不知此

言其大綱爾坎離震兌各主一方六十卦分主一歲卦有六爻爻主一日凡三百六十日餘五日四分日之一又分于六十卦每卦六日七分氣之進退推盪而成如九月剝也有艮有噬嗑有大過凡五卦而後成坤十月坤也有未濟有蹇有頤有中孚凡五卦而後成復說卦言坎北方之卦也震東方之卦也離南方之卦也兌正秋也於三卦言方則知坎離震兌各主一方矣於兌言正秋者秋分也兌言秋分則震春分坎冬至離夏至爲四正矣復大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所謂至日者冬至也於復言冬至日則始爲夏

至而十二月消息之卦可知矣復彖曰七日來復則六十卦分主一歲卦有六爻爻主一日可知矣繫辭曰三百八十四爻當期之日蓋六十卦當三百六十五日四卦主十二節十二中氣所餘五日則積分成閏也

章氏曰自大綱而言則剝九月坤十月復十一月故京房曰剝復相去三十日別而言之復主冬至冬至中氣起於中孚自中孚之後七日而復故曰七日來復譬如辰爲天樞不動之處猶在極星之下聖人之言居其所者曰北辰而占天者必曰極星之下詳畧

異也歷代先儒惟玄得其旨故玄一中二美三從四更五睟六廓七減八沉九成中者象中孚之卦冬至之節日起牛宿一度斗建子律中黃鍾夏后氏之十一月也其入牛宿之五度爲周周者象復卦冬至之後周復也宋衷陸績曰易七日來復是也夫京房學于焦贛其說則臨於易自楊子雲馬融鄭康成宋衷虞翻陸績范望並傳此學而昭素非之不知其何所見耶

論卦氣六日七分

義海

乾坤二卦天地闔闢陰陽終始於其間故曰乾坤爲

易之門也陽不得陰之助不能任以生物陰不得陽之助不能任以成物乾坤二卦六陰六陽天地盈虛消長之道配於四時十二月周而復始若夫坤之純陰用事十月之卦也上六陰極而陽復故乾之初九來居坤之初位是爲復此乾之一陽用事十一月卦也以至乾之九二來居坤之二位是爲臨此乾之二陽用事十二月卦也又乾之九三來居坤之三位是爲泰此乾之三陽用事正月卦也又乾之九四來居坤之四位是爲大壯此乾之四陽用事二月卦也又乾之九五來居坤之五位而爲夬此乾之五陽用事三月卦

也及夫乾之上九來居坤之上位而夫之上六一陰
爲五陽決去故六位純陽復歸于乾純陽用事四月
卦也乾之上九亢極矣故復歸于坤坤之初六來居
乾之初位是爲姤此坤之一陰用事五月卦也以至
坤之六二來居乾之二位是爲遯此坤之二陰用事
六月卦也以至坤之六三來居乾之三位是爲否此
坤之下體三陰用事七月卦也又坤之六四來居乾
之四位是爲觀此坤之四陰用事八月卦也坤之六
五來居乾之五位是爲剝此坤之五陰用事九月卦
也坤之上六來居剝之上九陰來居陽剝落也故六

位純陰復歸于坤上六用事十月卦也陰極則陽來
故復歸于乾觀乾坤六爻之動則十二月陰陽代謝
之功畢矣復一陽生故曰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
往剛長也臨二陽生故曰剛浸而長也姤一陰生故
曰柔遇剛也一陰之來小人道亨故變復而爲姤遯
二陰生故曰浸而長也二陰之長君子之道消故變
臨爲遯夫五陽並進上一陰將隕而衆陽之盛君子
之道亨以剛決柔故變剝而爲夫夫決也剛決柔也
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剝五陰並進上一陽將落而
衆陰之盛小人之道亨然柔不能以決剛而剛自隕

故變夫爲剝易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觀夫陰陽相生剛柔迭用四時之所變化萬物之所終始莫不備於斯矣復卦云七日來復或者謂日當爲月言自五月陽剝而陰長以至於十一月而一陽生是七月而來復也明矣輔嗣云來復者七日諸儒妄爲異端引易六日七分之說夫六日七分

之說以謂一日八十分一卦之內六爻主六日而只餘七分耳卽當槩舉六日而言之不當云七日也又况六十四卦以每卦管六日卽當有三百八十四日又每卦益之以七分計有四百四十分得五日餘四十八分總其數當有三百八十九日餘四十八分則當暮之數終矣說者無所依據故妄以震離兌坎爲西方之卦獨不繫於日 震離兌坎二至二分用事之月師云用事之月豈 繫於日且乾坤於八卦爲父母爲天地萬物之祖何爲亦只主六日七分之數如是則一歲四時之中乾坤所主者十二日一十四分乾坤之用於天地四時之功何其小也孔穎達云剝卦陽氣之盡在於九月之末十月當純坤用事坤卦有六日七分坤卦之盡則復卦陽來是從剝至陽復隔坤之卦六日七分舉成數言之故輔嗣云七日

也如穎達之論何不思之甚也夫自五月坤之初六一陰用事至于十月坤之上六純陰用事是坤之六爻於一歲中主六月設只以十月純坤用事言之則一月三十日又豈可云七日而復也設以六日七分

之說為然既云一卦主六日七分則十月一月已隔五卦非只坤之一卦明矣如以日推之既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暮之日則是三百六十日乾坤二卦之策已備矣卦主六日七分者漢之易家皆無此說惟京生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候風雨寒溫言災變之術固

已妄矣非聖人設卦垂教之本意也

卦變論說

王炎 文獻志

卦變之說謂乾坤為父母而姤復為小父母六畫成卦凡一陽五陰皆自復變一陰五陽皆自姤變二陽四陰皆自臨變二陰四陽皆自遯變三陽三陰皆自泰變三陰三陽皆自否變其說不聞於先儒而言於邵氏至漢上朱氏從之且乾坤為父母其交則為三男三女復卦上坤下震震乃乾一索而得男姤卦上乾下巽巽乃坤一索而得女若復姤為小父母則姤有乾復有坤乾坤反係復姤所生而震巽二卦亦非

出於乾坤不知從何而來且夫子象易嘗言剛柔之變惟賁尤詳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諸家即曰賁自泰來蓋祖邵氏說也然賁上艮下離坤體得乾一剛而成艮是謂柔來而文剛剛柔相反出於乾坤之變夫子之言如此未聞其言泰變為賁也且雜卦首曰乾剛坤柔自乾坤生六子則剛柔相雜故六十四卦其剛皆出於乾其柔皆出於坤剛來文柔為隨柔進上行為晉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為渙皆剛柔之變也且隨上兌而下震初上二爻不變則為乾坤變則坤之初居在上六五以柔而居君

位故曰柔進而上行渙上巽而下坎坎得乾之剛而為中爻今居二而得中是謂來而不窮巽得坤之一柔而為初爻今居四而附五是謂柔得位而上同然則凡卦二陰二陽變為臨遯三陰三陽變為泰否夫子未嘗言而邵氏之徒言之諸家皆從其說此吾所未曉也朱子發用卦變以解經至无妄而力主其說且曰无妄上乾下震若震一爻其剛自乾來則上卦未嘗損乾一剛是卦四體二柔自臨遯而變明矣然詳觀夫子之言於隨於渙皆曰剛來則是上卦一剛來而為初二兩爻於无妄獨曰剛自外來加一外字

則其初未嘗損上卦之一剛也蓋大畜上艮下乾則一剛在外反為无妄則艮變為震或謂大畜一剛在內自外來者自大畜而來也敘卦先无妄後大畜謂大畜剛上自无妄而變可也謂无妄剛自外來由大畜而變於敘先後不合殊不知敘卦先无妄而後大畜雜卦又先大畜而後无妄謂剛自外來由大畜而變何不可之有其說亦未盡蓋无妄儲貳之卦上乾為父下震為長子不損乾之一剛所以見其父道之全震為長子初有一剛實自乾而得之故夫子加外字以別之也况反對自與變卦不同子發以反對為

變卦則尤失之蓋邵氏之學長於占筮文王之演易不專於占筮也靜而正心誠意動而開物成務易皆具焉惟以占筮論之則古人如管輅郭璞之徒足以盡易之道矣不特邵氏也讀易者捨夫子所已言求夫子所未言恐非聖人意也卦變之說存而勿論斯可矣

論卦變

章俊卿 考索

始虞氏卦變乾坤生坎離乾息而生復臨泰大壯夫坤消而生姤遯否觀剝自復來者一卦豫自臨來者四卦明夷解自泰來者九卦蠱賁恒損井歸自大壯

來者六卦需大畜大自夬來者一卦同人自遯來者五

卦訟无妄家自否來者八卦隨噬嗑咸益自觀來者

五卦晉蹇頤自剝來者一卦謙而屯生於坎蒙生於

艮比生於師頤小過生於晉睽生於大壯或生於无

妄旅生於賁或生於噬嗑中孚生於訟小畜變需上

復變訟初姤無生卦師同人夬大有兌四卦閔李鼎

祚取蜀才盧氏之書補其三卦變而頤卦虞以為生

於晉侯果以為生於觀今以圖考之其合於圖者三

十有六卦又時有所疑不合者二十有八卦夫自下

而上謂之升自上而下謂之降升者生也降者消也

陰生陽陽生陰陰復生陽陽復生陰升降消息循環

無窮然不離於乾坤一生二二生三至於三極矣故

九卦五陰一陽者皆自復來復一爻五變而成五卦

同人履小凡卦四陰二陽者皆自臨來臨五復五變

而成十四卦明夷震屯頤升解坎凡卦四陽二陰者

皆自遯來遯五復五變而成十四卦訟損鼎大過无

孚大畜大凡卦三陰三陽者皆自泰來泰三變而成

九卦歸妹頤兌凡卦三陽三陰者皆自否來否

三復三變而成九卦漸旅咸渙未濟乾坤大父母也

如復小父母也坎離得乾坤之用者也頤大過小過

漸益噬嗑隨

中孚或曰先儒謂賁本泰卦豈乾坤重而爲泰又由泰而變乎曰此論之卦也所謂之卦者皆變而之他卦周易以變爲占一卦變而爲六十四卦六十四卦變而爲四千九十六卦而卜筮者尚之也焦延壽之易林所以興也聖人因其剛柔相變繫之以辭焉以明往來屈伸利害吉凶之無常也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占與辭一也故乾坤重而爲泰者八卦變而爲六十四卦也由泰而爲賁者一卦變而爲六十三卦也

林氏曰易曰剛柔相易皆本諸乾坤也凡三子之卦

言剛來者明此本坤也而乾來化之凡三女之卦言柔來者明此本乾也而坤來化之故凡言是者皆三子三女相值之卦也非是卦則無是言也謂泰變爲賁此大惑也曰不然也往者以內外言也自內而之外謂之往自外而之內謂之來請復借賁卦言之柔來而文剛者坤之柔自外卦下而來文乎乾之剛也分剛上而文柔者乾之剛自內卦上而往文乎坤之柔也於柔言來則知分剛上而文柔者往也於剛言上則知柔來而文剛者下也上者出也下者入也此所謂出入以度內外此所謂上下無常也若言柔來

者明此本乾也則不當分剛上而文柔當曰剛來而文柔也無妄之象曰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外卦乾已三畫矣謂之自外來則當卦外來乎故乾施一陽於坤以化其陰而生三子坤施一陰於乾以化其陽而生三女者乾坤相易以生六子成八卦也上下往來周流無窮者剛柔相交以盡其爻之變也故爻之言往來言上下內外者豈惟三子三女權值之卦而已哉

論八卦生六十四卦

義海

乾坤之生六子可得而知也八卦之爲六十四其可

得而知乎不牽於數不惑於氣而後可知也夫易固有數而八卦之成列不可以數言也卦固有氣而六爻之適變未可以氣言也以數而言者求於八卦之先而未至於象也以氣而言者轉於六爻之後不歸于象也求于八卦之先而牽于數故謂坎離先天地得於六爻之後而惑乎氣故謂卦氣起中孚蓋數與象與氣於卦之相生其迹甚近而其理甚微宜乎說者之不能別而紛紜於其間也譬之於人其智愚壽夭者數也其四體具者象也其動息語默者氣也今日之曰人者將以其智愚壽夭與其動息語默之如

何而稱之耶亦以其四體之具而稱之耶其生而智
 愚壽夭則置而不言其動息語默之何如則未議及
 之蓋有生而後有動息語默數之與象象之與氣亦
 何異於是有數而後有象有象而後知其氣也有數
 而後得其象是以三畫為乾而六畫為坤謂之乾坤
 而六則卦之相生不可以數言而可以象言
 也有象而後知其氣是以有復之象而後明之曰七
 日來復有臨之象而後推之曰八月有凶則卦之相
 生可以象言而未可以氣言也苟質之於經以乾坤
 為之始以六子為之次敘不為異端小說之所奪一

本于象以求六十四卦始終之變則其誰曰不然聖
 人之言曰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
 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
 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
 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其言曰震一索而得男巽
 一索而得女者猶言曰一索而得震為男一索而得
 巽為女也此諸卦相生之法也夫陰陽者相求之物
 也由其相求而後有生生之用成萬物之象焉是以
 乾坤之位定八卦之爻重陰必求陽陽必求陰始於
 一陰一陽之相求六子以次而生再變而窮十有二

卦之象成矣乾之初求於坤得震而為長男則謂之復坤之初求於乾得巽而為長女則謂之姤乾之二求於坤得坎而為中男則謂之師坤之二求於乾得離而為中女則謂之同人乾之三求於坤得艮而為少男則謂之謙坤之三求於乾得兌而為少女則謂之獲此其一變也乾之四求於坤得震而為長男則謂之豫坤之四求於乾得巽而為長女則謂之小畜乾之五求於坤得坎而為中男則謂之比坤之五求於乾得離而為中女則謂之大有乾之六求於坤得艮而為少男則謂之剝坤之六求於乾得兌而為少女則謂之泰

女則謂之夬此其再變而窮也以此而推其中則二陰二陽之相求六子以次而生起于屯鼎四變而窮而二十四卦之象成矣又以此而推其終則三陰三陽之相求六子以次而生起於否泰三變而窮而有八卦之象成矣與夫求之於數得之於氣而涉乎異端之說之紛紜者孰為簡易哉

先甲後甲之義

熊朋來

或問蠱之先甲後甲有以甲子戌申為先甲午辰寅為後者有以丁辛為甲三日之先後者巽之先庚後庚有以庚午辰寅為先庚子戌申為後者有以丁癸

為庚三日之先後者不知蠱何取於甲巽何取於庚也曰蠱隨相伏蠱之三陰隨之三陽伏焉蠱初爻變大畜則內卦為乾先甲也至五爻變无妄則外卦為乾後甲也蠱之彖傳言先甲後甲曰天行也所以言甲者乾甲也巽震二卦亦相伏所以言庚者震庚也又問乾甲震庚於納甲通矣蠱之先甲後甲於卦辭言之巽之先庚後庚於九五爻辭言之何也蠱隨及對以卦之全體得乾故言先甲後甲於卦辭也重巽伏震先庚也九五變則三至五又互震後庚也周公因蠱之乾甲記巽之震庚巽九五變為巽之蠱六五變為蠱之巽庚甲相直巽蠱相八特於五爻言之宜也三日者或曰三爻也

互論

義海

夫聖人之作易也假三才日月陰陽寒暑剛柔逮乎萬物之象以為之教而已故伏羲之始得奇數於天得偶數於地以為剛柔二畫因而六之以剛為乾天之象也以柔為坤地之象也既生六子而遂至六十四焉故上世聖人觀畫知化而自取足焉後之人不能究也故文王為之繇周公辭其爻仲尼翼其經且曰夫乾陽物也剛且健有馬之象夫坤陰物也柔且

順有牛之象焉是則既明其乾意曰剛坤意曰柔

道矣經曰乾元用九見群龍无首吉蓋言既剛之
純也不可復剛焉必也無首而後得又曰坤元用六
利永貞蓋言既柔之純也不可復柔焉必也求貞而
後可輔嗣曰九天之德也能用天德乃見群龍之義
焉夫以剛健而居人之首則物之所不與也以柔順
而為不正則佞邪之道也故乾吉在无首坤利在求
貞康伯曰所貴剛者閑邪存誠含洪居中順而不失
其正者也若剛以厲物則非剛之道柔以卑佞則非
柔之義是以聖人假乾坤剛柔二理以為教而已夫

既明乎无首求貞之義則六九可遺而群龍无取矣
今徒說說曰六九何數也群龍牛馬何類也無乃棄
意泥象之甚而於聖人之意戾耶先儒如虞翻崔憬
輩之用互體如京房郎顛輩之用五行去聖人遠矣

互卦附象

洪邁 隨筆

易繫辭云雜物撰德辯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中
爻者謂二三四及三四五也如坤坎為師而六五之
爻曰長子帥師以正應九二而言蓋指二至四為震
也坤艮為謙而初六之爻曰用涉大川蓋自是而上
則六二九三六四為坎也歸妹之六五曰帝乙歸妹

以下配九二而言蓋指震也而泰之六五亦曰帝乙
歸妹固亦下配九二而九三六四六五蓋震體云他
皆類此

易卦辭稱利涉大川者七不利涉者一爻辭稱利涉
者二用涉者一不可涉者一需訟未濟指坎體而言
益中孚指巽體而言渙指坎巽而言蓋坎爲水有大
川之象而巽爲木木可爲舟楫以濟川故益之彖曰
木道乃行中孚之彖曰乘木舟虛渙之彖曰乘木有
功又舟楫之利實取諸渙正合二體以取象也謙蠱
則中爻有坎同人大畜則中爻有巽頤之反對大過

方有巽體五去之遠所以言不可涉上則變而之對
卦故利涉云

易中所言魚皆指巽也姤卦巽下乾上故九二有魚
九四無魚井內卦爲巽故二有射鮒之象中孚外卦
爲巽故曰豚魚吉剝卦五陰而一陽方一陰自下生
變乾爲姤其下三爻乃巽體也二陰生而爲遯則六
二九三九四乃巽體三陰生而爲否則六三九四九
五乃巽體四陰生而爲觀則上三爻乃巽體至五陰
爲剝則巽始亡故六五之爻辭曰貫魚蓋指下四爻
皆從巽來如魚駢頭而貫也或曰說卦不言巽爲魚

今何以知之曰以類而知之說卦所不該者多矣如
長子長女中女少女見于震巽離兌之中而坎艮之
下不言爲中男爲少男之類他皆可推也兌爲傘易
之稱傘者凡三卦夬之九四曰牽傘悔亡歸妹之上
六曰士刲傘無血皆兌也大壯內外卦爲震與乾而
三爻皆稱傘者自復之一陽推而上之至二爲臨則
兌體已見故九三曰羝傘觸藩羸其角言三陽爲泰
而消兌也自是而陽上進至於乾而後已六五喪傘
于易謂九三九四六五爲兌也上六復觸藩不能退
蓋陽方夬決豈容上兌儼然乎九四中爻亦本兌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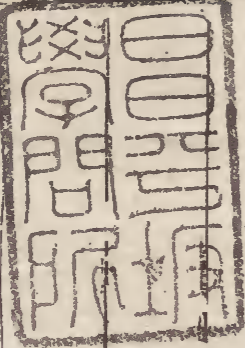
云不羸者賴震陽之壯耳蹇卦艮下坎上見險而止
故諸爻皆有蹇難之辭獨六二重言蹇蹇說者以爲
六二與九五爲正應如臣之事君當以身任國家之
責雖蹇之又蹇亦匪躬以濟之此解釋文義之旨也
若尋繹爻畫則有說焉蓋外卦一坎諸爻所同而自
六二推之上承九三六四又爲坎體是一卦之中已
有二坎也故重言之解卦坎下震上動而免乎險矣
六三將出險乃有負乘致寇之咎豈非上承九四六
五又爲坎乎坎爲輿爲盜旣獲出險而復踰焉宜其
可醜而致戎也是皆中爻之義云

論林黃中易

朱熹

林侍郎黃中論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就一卦言之全體為太極內外為兩儀內外及互體為四象又顛倒取為八卦先生曰如此則不是生却是包也始畫卦時只是箇陰陽奇偶一生兩兩生四四生八而已方其為太極未有兩儀也由太極而後生兩儀方其為四象也由兩儀而後生四象方其為八卦也由四象而後生八卦此之謂生若以為包則是未有太極已先有兩儀未有兩儀已先有四象未有四象已先有八卦

矣林曰惟其包之所以生之也先生曰包如母之懷子子在母中生如母之產子子在母外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四

井ノ利綱一ノ巻之四

四四

